

The best Award Mystery stories

最出色的悬念大师给予你绝对无法想像的结局

ALEN PO

AWARD

爱伦·坡奖

最精彩获奖 悬念推理小说

荣获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爱德加·爱伦·坡奖

[美]霍克 等著 马皓 等译 阿蓉 选编

千万别上楼

死无对证

恐怖的铃声

为死人购物

北熊快车上的谋杀案

误入罪巢

红杏出墙

惊悚

悬疑

神秘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精彩获奖悬念推理小说/(美)霍克等著;马皓等译;阿蓉
选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5

ISBN 7-80195-304-5

I.最... II.①霍...②马...③阿... III.推理小说-作品集-
世界-现代 IV.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2444 号

最精彩获奖悬念推理小说

作 者 [美]霍 克 等著 马 皓 等译 阿蓉 选编

责任编辑 李昀桥 责任校对 黄 胜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95-304-5 / I · 242

定 价 24.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写在开始阅读之前(代前言)

悬念推理小说之所以吸引无以计数的读者，主要是她可以带给读者一种惊悚神秘的想像快感，这是其他的消遣娱乐方式所无法给予的。神秘悬念小说虽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家，创作了众多的经典名著，在数字化、多媒体无比发达的今天，追随悬念推理小说的读者依然浩浩荡荡，新作佳作不断涌现，让我们几乎目不暇接。

广大读者对一般意义的悬念推理小说早已耳熟能详。《福尔摩斯探案》、《莫格街凶案》、《东方快车谋杀案》……等等名著堪称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是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里程碑。

如今的悬念推理小说已飞跃了几个时代，作品不仅贴近现实生活，题材涉猎广泛，更为让人惊叹的是扑朔迷离的悬念往往游离于小说情节之外，真正的结局常常需要读者来完成。读者在阅读时必须调动每一根神经，精心地跟踪作家有意无意透露的信息，稍一疏忽就会漏掉关键词，以致很难链接后面的悬念。机智的作家此时往往会挥出一根智慧链条，拴住读者的思维神经，迫使你参与到一件件诡谲玄妙的案件之中。当小说结束之前你可能已经猜出了小说的结局，或者你会为小说中的人物归宿做出种种安排……当代的悬念小说在写法上有

很大的不同,更注重读者的参与性与游戏性,使其拥有了更多的读者,甚至是让人阅读成瘾。这就是当今神秘小说的阅读,也是神秘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使之经久不衰的秘诀。

在这部获奖悬念推理小说中,我们收入了19篇精彩的作品供大家阅读欣赏。这些作品均出自名家之手,像霍克、奥曼森、克拉克等作家在悬念推理作品领域享有盛誉,这些作家都多次获得过“爱德加·爱伦·坡奖”,有些作家还获得过“最佳读者奖”和“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奖”。比较突出的特色除去题材新颖,故事别致外,黑色幽默的风格鲜明而令人眼亮。

例如《千万别上楼》就是一篇设计巧妙,又有点惊悚味道的小小说。薇拉回家看到丈夫韦伯留在大门上的字条:“亲爱的,千万别上楼,快报警!”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薇拉直奔楼上,却看到丈夫韦伯中弹倒在床上,面部和头颅已经分家,脑浆、鲜血汩汩而流,右手仍然握着一把手枪。是谁枪杀了她的丈夫韦伯?又是谁与他有这样的深仇大恨?

《红杏出墙》是一篇构思巧妙,而又滑稽、诙谐的作品。主人公尼尔森是一位事业有成的著名律师。娇妻可人,还有两个孩子,可谓事业、身份、地位、财产应有尽有。只是他的嫉妒心特强,把妻子贝妮看作是自己绝对的私人财产。偶然间他发现贝妮在与建筑设计师巴尔摩偷情,燃烧的妒火令他请来职业杀手,要在他们家的私人派对上干掉巴尔摩。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只是贝妮对与“巴尔摩幽会”的诠释,令尼尔森突然羞愧难当。在尼尔森惊恐地认识到自己完全错怪了爱妻贝妮时,杀手已经在执行他的谋杀计划,目标是一位乘坐宝马车的先生。阴错阳差,另一位宾客迪格蒙特先生的坐骑也是宝马,这

令尼尔森完全乱了方寸。此时，巴尔摩与贝妮正在愉快地亲吻道别，那会意的眼神充满浪漫与柔情……

而《死无对证》这篇作品中的母亲，居然和家里的雇工谋划在把父亲从监狱接回家的途中将其谋杀，然后拿着父亲的人寿保险金远走高飞。男孩在半夜无意中听到了这个可怕的阴谋。他原以为这只是他的一个幻觉，但到了接父亲出狱那一天，他却发现母亲和雇工的计划正在一步一步实施。父亲上了他们的车，在安眠药的作用下沉沉睡去。男孩决定拯救他的父亲，同时，他也不想放弃那笔人寿保险……

《鸽子》的选材角度和故事，更是把一次“普通的银行抢劫案”写得标新立异。黑衣蒙面的银行抢劫犯站在楼顶上放飞了几十只鸽子，这实在是一个滑稽的场面。但警察很快得知，鸽子的腿上都绑着现钞。当警察进入银行时，所有的人质都被注射了麻醉剂昏倒在地，劫匪们也混在其中。利用鸽子抢劫银行，这种手段警方闻所未闻。然而，也正是鸽子使劫匪露出了破绽。

由于篇幅有限，许多非常精彩的悬念小说未能选入，只能期待下一部选本能够选入更多、更脍炙人口的作品，以飨读者。

编者

2005年5月，于书斋

目 录

千万别上楼	1
红杏出墙	14
死无对证	40
明察秋毫	54
为死人购物	90
擦鞋专家	104
治疗	117
恐怖的铃声	136
廉价出售	163
针线活	183
北熊快车上的谋杀案	196
鸽子	220
洗心革面	245
嫌疑	266
盗贼	300
误入罪巢	320
措手不及	343
菜园恩怨录	364
卡斯皮恩的游戏	393

千万别上楼

唐·奥曼森

魏清光 译

六月末的一天,天气晴朗,薇拉·马多克斯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一点没感觉到不祥之兆。

从理发店出来,她开车去图书馆还书,然后又来到谷景医院,今天她要在那里的礼品商店做志愿者。大约四个小时后,她离开了医院,又在超市逗留了半个小时。买菜做饭是她的拿手好戏。她喜欢烹饪,她丈夫韦伯斯特对食物也不挑剔,但最近他的食欲好像有点下降。但是他一再说他感觉良好,薇拉则认为这是工作压力所致。韦伯斯特是城区一家连锁电子商店的销售代表。

韦伯告诉薇拉那天他会早点到家。她想丈夫也许会喜欢在庭院里就餐:烤鸡架、她拿手的色拉再加上一瓶夏敦埃酒。(注)

1

刚过五点钟薇拉就到家了。韦伯的沃尔沃牌小汽车停在车库里。她提着买来的食物穿过过道朝侧门走去。他们很少走正门。她拉开纱窗门,发现里面门玻璃下面用图钉

注:(一种无甜味的白葡萄酒——译者注)

钉着一张小纸条。她立刻看出这是韦伯的笔迹。

“亲爱的，千万别上楼。快报警。原谅我。韦伯。”

薇拉打开门，手里攥着那张纸条，走进厨房。她穿过大厅，抬脚迈上楼梯，她根本没想着要按纸条上写的做。她一点也不惊恐，只是很好奇。

楼上的寂静无声令她心慌意乱。她大声地叫他的名字：“韦伯？韦伯，你在上面吗？”

透过卧室开着的门看到的那一幕令她毛骨悚然、大脑一片空白。韦伯的尸体躺在床上，身上穿着早晨离开家门时的西装，衬衫还打着领带；粉红花色的床罩浸透了鲜血。他的面部和部分头颅已经不在原处，只能看到骨茬、脑浆和鲜血。右手手指仍然握着一把手枪。

三个月过去了。已经到了九月。她除了清扫落叶、做饭就是跑腿做些杂事。她的生活规律基本上和韦伯死前没什么两样。当然，也留下情感的真空，令她无法摆脱。薇拉认识几个有过悲伤经历的女人，她们大都年龄较大。最终她们靠生活中别的事情来弥补——或者成为忙忙碌碌的寡妇，或者感情找到了新的寄托。但是薇拉做不到。对她而言，“新的生活”是不可想像的。她沉溺于过去，不能自拔，永远为过去的谜团所困扰。“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一直令她不得安宁。

回想他们过去几年的生活，薇拉发现无从解释韦伯的举动。他们快乐吗？是的，她一直认为他们的生活是快乐的。她越花时间沉思默想，困惑就越多。不是困惑自己，因为，到目前为止，她对韦伯的情感是无可指责的。但是韦伯

快乐吗？或者他对他的全部生活满意吗？她想起来，他们的关系逐渐在发生变化，没有了激情，韦伯一阵阵地闹情绪。

韦伯的事业也没出现反常；他给薇拉遗留下了殷实的保障。事后尸体解剖也没发现他患致命的疾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惟一一位薇拉认为能够倾诉的朋友也不在自己身边。莱内特·多洛夫和她丈夫彼得原来是他们家的邻居，但是两个人离婚后莱内特就搬到了遥远的科德港，住进了父母遗留给她的房子里。薇拉永远也搞不懂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彼得怎么舍得抛下这么漂亮、活泼的妻子。薇拉总是羡慕莱内特。莱内特离婚后，她们的联系也不那么密切了。

莱内特特地来参加了韦伯的葬礼，但是婉言拒绝了薇拉的要求——薇拉想让她多陪自己几天。回想起她和韦伯对莱内特有多么关心，她独自一个人时他们给她的陪伴，很自然，薇拉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莱内特偶尔也会和她书信联系。现在，韦伯已经离开人世三个月了，薇拉决定走出家门到外面走走，于是她打电话给莱内特，看驱车去科德港住一两日是否方便。莱内特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

“薇拉，要知道，我很乐意让你来。但现在不是很合适。知道吗？我刚刚度蜜月回来。”

“你说什么？”

“是真的。我又结婚了。他叫内斯特·芒森。”

薇拉很吃惊，但不是对她再婚表示吃惊——像莱内特这么年轻、漂亮的人，是不想单身生活下去的。“为什么不

告诉我呢？我想参加你的婚礼呢。”

“我们没举办婚礼。只是举行了个最简单的仪式。”

“你是在哪里认识他的？”

“在游船上。你得见见他，薇拉。喏，现在就来吧。”

“不，你刚才说的对。现在不是时宜。对蜜月期的人来说，我还是回避的好。”

“那就过几天，好吗？我给你打电话。”

薇拉在想：“内斯特，这是什么名字呢？难道有个希腊神或者国王叫内斯特？可能他长的像希腊神，或者像彼得那样英俊。莱内特对男人的长相还是很有眼光的。在薇拉看来，性爱在婚姻中是占最次要地位的。现在她想是不是自己在这方面冷落了韦伯，虽然韦伯从来没发过牢骚。

同一星期内发生的另一件事给薇拉平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澜，她本以为自己的未来生活会像原来一样麻木。

她终于下决心要清理韦伯的衣橱，这件事情她故意拖了好久了，原因不外乎处理了韦伯的衣物就等于抹去了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影子。韦伯喜欢买昂贵的衣服，他的衣服多得穿不完。薇拉一件件把衣服从衣架上取下来，挨个衣袋翻个遍，然后再把这些衣服包起来捐到救世军廉价旧货店。

在一件哈里斯·特威德牌茄克衫里面的口袋里，她摸到一张折叠成正方形的纸片。她正要顺手丢进废纸篓里，但又一时冲动，把它打开了，发现是一封短信，打印的，但绝不是公务信函。

“最亲爱的韦伯，今天下午太刺激了。我渴望我们的后

半生都能够如此。要是你背叛对我的诺言,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是自杀?或者把你杀了?可能都会。你是我幸福的源泉。我爱你。洛娜。”

签名下面印着一个深红色的吻。这好像把这封信给褻读了。薇拉将这封信读了两遍、三遍、四遍。这是什么时候写的。除去年初冬见韦伯穿过这件茄克衫,她想不起其他时候他还穿过。

她走下楼,从壁橱里拿出未开口的夏敦埃酒,这是那天下午买的,结果回家发现韦伯死了。现在她像喝白开水一样将整瓶酒一饮而尽。这也不足以让她狂跳的心安静下来。

回头想想,自己竟然一无所知,太不可思议了。韦伯有了外遇,而她竟一点都没觉察。韦伯的骗术太高明了。

后来,情绪平静下来后,薇拉坐下来在想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是否能说明什么。说韦伯是自杀的,这个定论是不是太牵强了?假如他背叛了向洛娜许下的诺言,或者洛娜已婚,她丈夫发现了破绽,要报复呢?

这种想法在薇拉脑子里转来转去,一会儿感觉好像很荒唐、不切实际;一会儿又感觉有道理,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

已没有证据能够推翻韦伯自杀这一说法了。尸体已经火化。手枪呢?当然是韦伯的。自杀的纸条也是韦伯写的,这无可争议。

薇拉在考虑去找警察、把信交给他们是否明智。他们会不会认为这封信太没说服力而拒绝重新处理这个案件

呢？或许要是她早知道韦伯外面有情人……

会有人知道真相吗？比如彼得？韦伯和彼得的关系就如同薇拉跟莱内特，很要好。韦伯会不会跟彼得轻描淡写地说过他和别的女人关系不一般呢？只是薇拉不知道彼得和莱内特分手后搬到哪里去了。

自从警方把韦伯的自杀书交给薇拉，她就一直把它放在手提包里。什么原因，她自己也说不清，只是知道会时有股强制力迫使自己去读这张纸条，好像要从字里行间找出答案似的。除了警察外，她没让别人看过这个纸条，也没向别人透露过纸条的内容，连莱内特也不例外。

手枪也是个问题。她想把手枪处理掉，一心想把它处理掉，但是还没想好怎么处理。

了结了，这是个玄妙的词，但薇拉知道这也是自己想要的结果，了结了一桩悬案，了结了韦伯自杀的谜团。想到这，她向科德港打了个电话。

“没和你联系，真不好意思。”莱内特说道，“内斯特整天跟我念叨，天气这么好，要邀请你来度周末。我说，好，等我例假过了就打电话。你近来怎么样，薇拉？”

“还好。哦，不，不太好。我脑子里满是些怪念头，所以就打你电话了。”

“怪念头？你吗？听上去有点和你不符呀。是些什么怪念头？”

薇拉突然又不想说细节了。“我想问你怎么能联系到你的前夫。”

“彼得？为什么想起来要和他联系？”

薇拉支吾道：“呃，是有点可笑……可能你会笑我……我认为彼得能告诉我一些关于韦伯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的事情，彼得怎么能告诉你呢？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可能有很多。你们住我们隔壁时，彼得和韦伯是铁哥们。我想能不能和他谈谈……”

莱内特笑起来。“薇拉，说实话，我不知道你究竟在想什么。我想现在你应该从失夫之痛中解脱出来。把这件事忘了吧。”

“我做不到，目前做不到。”

电话那端传来一声叹息。“好吧，但愿和彼得谈话能让你好受点。我有他纽约的电话号码，希望他还在那里。等一下，我去拿。”

彼得听到薇拉的声音，相当吃惊。薇拉先和他客套了一番，然后合盘说出了打电话的原因。

“莱内特说你帮不上我，但我已经无人可求助了。是关于韦伯的事。彼得，你比别人都了解他。可能也比我了解他。如果我问你些事情，你能不能保证跟我说实话？”

“当然，我尽量。”她是否已从他的语气中发觉了一丝警惕？

“你知不知道韦伯外面有女人？”

“你怎么会这么想？”

薇拉告诉他自己看到了那封信。“是一位女人写给他的。写得信誓旦旦。你不知道看到信我有多震惊。”

“为你难过，薇拉。”

“那你知道？”

“不，不知道。”

“真的吗？”

“韦伯从来没向我吐露过心声。那只不过是你的猜测。不过龙尼·巴莫尔跟我说过他的事情，我是半信半疑。你还记得龙尼吗？”

她记得，但不是愉快的回忆。“就是你们板球队那个多嘴多舌的家伙吧？”

彼得笑起来。“是的，正是他。”

“他告诉你韦伯什么了？”

“喏，也没什么。我都记不清是在哪里发生的了。龙尼有一次碰巧提到说在城外旅店里陪客户吃饭，正要离开时，他看到韦伯正站在停车场里，和一个女人在一起。韦伯看见龙尼，马上一把把那女人拉进车里，开车离开了。”

薇拉极力想像当时的场景。“他说那女人长得什么样子没有？”

“这也正是龙尼感到好奇的。他说，那女人不像是生意场上的伙伴——亚麻色的头发，戴着大墨镜，打扮得很俗丽。”

“你知道洛娜这个名字吗？”

“不知道，怎么了？”

“信的署名是‘洛娜’。”

“薇拉，现在还有什么意义呢？韦伯已经不在了。如果他有什么秘密的话，那些秘密也随他去了。为什么苦苦折磨自己呢？”

她知道彼得对此事跟警察一样，不会很在意。“我只是想知道这是否和他的自杀有关……如果是自杀的话。”

“如果？算了吧，薇拉，不要再凭空想像了。”

“彼得，得找到他自杀的原因。”

“或许我已经给你提供了一个理由——是内疚所致。”

“噢，彼得，还有一件事情。龙尼看到的那一幕，你跟莱内特说过没有？”

彼得稍微迟疑了片刻，说道：“是的，说过。”

“她吃惊没？”

“更像是生气。她说你有权利知道真相。她有责任告诉你。我最后说服了她，没那样做。我告诉她这不关我们的事，如果真的没有其事的话，还会白白伤害你的感情。”

“彼得，谢谢你。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祝你一切顺利。”

和彼得交谈之后，薇拉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不是生气，不是不安，甚至也不是众叛亲离的感觉。这封信出现得太迟了。或许彼得说的对。韦伯可能是处在身不由己的处境，问心有愧，承受不了了。”

然而，薇拉确实为莱内特犯难了。很自然，莱内特不会像原来那样看待她和韦伯的关系了。薇拉觉得不能让这个朋友对自己太挂心，要这么做，惟一的办法就是和她面对面把话说清楚。要让莱内特明白，就是她把彼得告诉她的真相说出来，也不会改变事情的结局了。

担心莱内特推脱，薇拉决定直接开车去科德港，不先给她打电话了。决定下来后，她脑中又闪过另一个念头。她

想起了科德港，房屋座落在水面上，长长的支柱上系着一艘艘船只。把韦伯的手枪处理掉，怎么才算是好办法呢？她要处理地干干净净。她可以把枪，还有自杀的纸条一起丢进大海。把纸条撕碎，就当它是韦伯的骨灰，将之撒入大海。

这是一幢用石头砌成的房屋，俯瞰着大海，很牢固，但孤零零的，不与别的房屋相连。莱内特家已世代相传了好几代了。家族的钱财也通通归了莱内特。

薇拉按了一下门铃，在门口等着。来得这么唐突，现在有点后悔了。他们说不定不在家呢。即便这样，来一趟也不算白跑——还有个目的呢——她能够感觉到手提包里手枪沉甸甸的分量。手枪和纸条象征着过去和痛苦，将之抛入大海就了结了一桩心病。

她正想着屋里可能没人，这时门开了，迎面走来一个人——皮肤黝黑、金黄色的头发和胡须。但是，在看他的眼睛——湛蓝的眼睛的时候，那熟悉的眼神惊得她哑口无言。

“喂，薇拉，”他说道，“我们想你迟早要来的。要是知道你今天来，我就躲出去了。”

这个金黄色头发和胡须的人一下子把她弄蒙了。那眼神及戏谑的笑容她再熟悉不过了。

她喉咙发哽，小声挤出这些话：“我不明白。韦伯……”

“错了，老朋友。我是内斯特，内斯特·芒森。呃，快进来吧。”

她往前迈了一步，身体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一把抓

住她的胳膊肘，把她扶到里面椅子上坐好。“看在上帝份上，薇拉，别吓我。”

“白兰地，你需要它。”等到他把酒杯塞在她手里，她才缓过神来。

白兰地刺得喉咙好痛，她清醒过来。她又说道：“我不明白，我不敢相信。”

随后，他把她从座位上拉起来，带她来到一个大房间，两个人在落地窗前的椅子上相对落座。他脸上带着啼笑皆非的神情。

“薇拉，这下你知道真相了，很对不起。我们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们？”

“当然是指我和莱内特。你没想到吧？”

“和莱内特？我怎么会想到？我在你口袋里找到一封信，是一个叫洛娜的女人写的。”

他做了个鬼脸，说道：“我太粗心了。”

就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她知道他们得谈谈，薇拉意识到有些事情太恐怖，不容细想。“我跟彼得谈过。他说你曾经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一个金发女郎。”

“是莱内特戴着假发，穿着俗丽的装束。她扮演洛娜。我们得处处小心。”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给我写这么个纸条，让我找……韦伯，那个人是谁？”

他耸耸肩膀，一只手捋着胡须。“谁也不是，实际上是个流浪汉。是莱内特发现他的。在一个酒吧里。我们想不